

古代新昌纪行诗初探

梁新阳

纪行诗是作者表达行旅见闻以及所思所感的诗歌作品。新昌是浙东唐诗之路精华段，也是古代纪行诗的荟萃地。新昌古称剡中，五代梁开平二年（908）吴越王钱鏐析剡县十三乡置新昌县。历代皆有文人墨客因游学、赴任、出访、避乱等原因途经新昌，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让他们诗情勃发，创作出一批以“新昌（剡中）行”为题材的纪行诗，其中不乏佳作，兼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。本文试就古代新昌纪行诗作一浅析，旨在从新昌地域文化的角度，学习借鉴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从而丰富充实现代精神文化生活。

一、古代新昌纪行诗的创作类型

古代新昌纪行诗的开篇大作，是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的《登临海峤初发彊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》，“暎投剡中宿，明登天姥岑”，从此天姥山跃然纸上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唐代以来创作主体增多，既有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赵嘏、范仲淹、王十朋、袁枚等名家，也有赵抃、楼钥、谢翱、张翥、郑善夫、齐召南等相对不为人熟知的作者。作品较为丰富，以唐代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为代表作，其思想艺术水平达到高峰。刘阮遇仙、支遁买山等渊源地在新昌的传说故事，经历代纪行诗的艺术再现得以广泛传播，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经典。

古代新昌纪行诗的创作类型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：

（一）行前之吟，瞻望前途，表述心怀。唐代诗人李白的《秋下荆门》，是年轻时准备仗剑出蜀远游时所作，“此行不为鲈鱼脍，自爱名山入剡中”，表明出行的目的地及原由，充分显示诗人饱览山川形胜，追求人生理想的豪迈情怀。唐代诗人赵嘏途经剡中夜宿石城寺（今称大佛寺），写下《早发剡中石城寺》，“竹户半开钟未绝，松枝静鹤鸣初还”，寥寥数语勾画出早晨大佛寺清空幽美之境地，同时也寄托着诗人渴望逃避尘世的山林之想：“吟辞宿处烟霞去，心负秋来水石闲”“明朝一倍堪惆怅，回首尘中见此山”，表达其对这一方净土空怀欢喜之念，心中留有限遗憾，想象离别此地后会倍感惆怅，那时只能回望弥勒大佛所在的石城山，以慰藉自己不堪的心灵。赵嘏早年以“长笛一声人倚楼”之句而闻名江湖，人称“赵倚楼”，但身处晚唐混乱的社会，坎坷的功名求取之路让他饱经风霜，转而向往没有烦恼和愁苦的清静世界，但现实哪有方外之地可以隐逸？！

（二）行中之嗟，即景生情，抒发心绪。在古代路途艰难、交通不便，出行总要在途中经历一番孤寂、劳累，当然也有异乡风情带来的旅途之乐，因此诗人们总是感慨颇多，体会真切。南宋诗人王十朋是乐清人，从家乡来往杭州，绍兴时新昌乃必经之地，“杖屨登关岭，山行无住时。客情浑在眼，乡思苦关眉”（《过新昌》），诗中情景交融，诉说其羁旅之苦和乡关之思。同样是行旅在外，明代诗人郑善夫的心境则大不相同，“暎发新昌县，晨临赤土隈……忽闻歌伐木，行路兴悠哉”（《新昌县晓行》）。南宋文学家楼钥《天姥岭》有“晓来蜡屐冲寒上，踏碎山头十里冰”之句，

写其早晨迎寒登上天姥山，蜡屐踏碎山岭上的坚冰，不觉中已行十余里。此乃摄取冬日行旅中最具特征的景象，既描绘出天姥山冬天高峻旷冷的气势，又表达了作者不惧严寒登山豪气。清代诗人袁枚途经古驿道上的司马梅桥，写下“到此方才悔念生，我来桥上笑先生”（《司马梅桥》），以口语化的语言表情达意，感觉心情是轻松自然的。

（三）行后之咏，追忆回味，披陈心曲。唐代诗人许浑《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》云：“来往天台天姥间，欲求真诀驻衰颜。星河半落岩前寺，云雾初开岭上关。”诗人一早从天台过关岭入新昌，虽对求仙问药之事疑信参半，但心中还是有所期待的，然而结果呢？“可知刘阮逢人处，行尽深山又是山”，一路翻山越岭，车马劳顿，留下一身的尘土和疲惫，谁又曾见仙人的踪影？诗人似乎在总结反思：欲求之路哪有尽头，过于执迷便入歧途。元代诗人张翥途经新昌后对古代浙东交通要隘关岭记忆犹深，其《关岭》诗曰：“青林抱涧阿，直上更嵯峨。田凿云根种，人盘鸟道过。”来到关岭，只见蜿蜒的山涧云雾环抱，往上走山势更加高拔险峻，绵延的梯田耸入云端，盘旋而上的山路狭隘而险绝，看着只有鸟能飞过却是行人的路。诗中描摹景象精妙入神，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结尾是点睛之笔，“仿佛疑山鬼，衣裳隐薜萝”，这是对当地百姓生存状态的关切，包含着诗人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同情。

二、古代新昌纪行诗的人文思想解读

着力还原古代新昌纪行诗所承载的人文信息，对其蕴含的人文思想进行解读，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本文所作探析的重点。所谓人文思想，主张以人为本，重视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，尤其是尊重人的价值，尊重人的精神追求。古代新昌纪行诗的人文思想，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“三生圣迹”：体现对信念的执着坚守。新昌大佛寺位于县城西的南明山中，史称隐岳寺、石城寺、宝相寺。寺内石弥勒像始凿于南朝齐永明四年（486），梁天监十五年（516）竣工，前后历时三十年。据陈百刚先生《浙江新昌石雕弥勒大佛的历史文物价值》所述，僧护立下“愿造弥勒，敬拟千尺”的宏愿，开凿佛像未成病逝，临终发愿“再生当就吾志”；僧淑“夙夜匪懈”继续其事，终因工程艰巨仍未成功；梁天监十三年到十五年，僧祐主持造像工程终于完成。[1]石弥勒像合护、淑、祐三代高僧之努力乃成，故有“三生圣迹”之说。“三生圣迹”在历代诗文中也表述为“三生”或“三生宝相”。

南宋诗僧释元肇《新昌石像》诗云：“愿力坚如石，三生凿得开。始知真实相，元不假胚胎。宝阁层层见，香云冉冉回。尽诚皈敬者，莫待下生来。”顶礼膜拜大佛时，诗人感到护、淑、祐三代高僧厥功至伟，从“三生圣迹”中体会到意志的千锤百炼、信念的执着坚守、理想的不懈追求，目标才得以实现；眼前所见的已不是石雕泥塑的佛像，而是弥勒下世

现其真身。所以，诗中没有去直观描写石佛的外在形相，而是从佛像与生俱来的历史文化内涵出发，从精神上的高度赞叹石弥勒佛的传奇殊特，以及无上的神奇感召力。诗人不仅自己一心皈依，还虔诚普渡众生。南宋文学家楼钥《新昌石佛》诗中有“费尽三生心与力，造成石像一百尺”之句，同样是对“三生圣迹”的由衷赞颂。宋代有人作诗将新昌大佛与嘉州（今乐山）大佛作比较，且用极度夸张的语气贬损新昌大佛，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，但流言止于智者。北宋名臣、诗人赵抃《登越州新昌石佛阁》诗曰：“南明石像世称奇，人说嘉州具体微。大小何烦较吴蜀，法身无处不同归。”宋末元初天台人氏黄庚《新昌大石佛》诗亦云：“倚天岩石费雕镌，佛相分明在眼前。莫与嘉州争大小，法身充满本无边。”“佛本无相，相由心生”，由于诗人的情怀见识不一，礼佛的境界和诗品的高下就相殊甚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《访浙江杂咏十九首》之《访大佛寺》中写道：“三生石上现庄严，祐公成就犹堪尚。”可谓千年文脉润古今，大佛寺石弥勒像所蕴含的人文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（二）“梦游天姥”：表达对独立人格的追求。

天姥山，在新昌县城东南，民国《新昌县志》称其为“一邑之主山”，为道家第十六福地。唐代诗人李白的不朽之作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使天姥山声名远播。

李白诗风与为人豪迈奇特，飘逸如仙，自称“谪谿客”，寄托其豪放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。唐天宝四年（745），即在遭遇奸佞谗毁、朝廷赐金放还的次年，李白准备由东鲁南游吴越，行前作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表露心迹。当时的李白正处于壮年，人格心境渐趋成熟，三年长安官廷生活让他对社会现实和人生际遇有了更清醒认识，在诗中慷慨激昂地发出独具傲骨的抗争宣言——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表达了对污浊社会的不屑与批判。这种狂放傲世的人格魅力，进一步丰富了李白诗歌的思想内涵，也是留给新昌天姥山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从此，李白“梦游天姥”，成为新昌独步于世的人文标识。元代新昌人吕不用在《追和李谪仙吟》中感叹道：“谪仙乃狂客，一梦千载令人嗟。”当然，不仅仅是新昌人读懂了李白，人们纷纷赞叹他“落笔惊风雨”（杜甫语）的才华，更倾慕他不羁的人格和灵魂。明代戏曲家、诗人梁辰鱼《采石矶吊李太白》诗云：“他年有梦游天姥，此夕无魂到夜郎。”为李白当年梦游天姥气冲霄汉的谪仙风采而心动神驰，也为他的坎坷际遇而黯然神伤。清代文学家姚燮《由南天门至蒲桃岭四章其四》亦云：“浩歌天姥吟，愿追太白躅。”他为李白梦游天姥壮怀激越的豪情所倾到，衷心希望能够步诗仙后尘而前行。

（三）“刘阮遇仙”：折射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刘门山，地处新昌天姥山腹地。相传刘阮遇仙于此，晋干宝《搜神记》、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等都有记载。传说东汉永平年间，剡人刘晨、阮肇入山采药，在桃源遇仙女结为伉俪，后思乡求归，复去却寻仙无着，惆怅不已。至今尚有采药

径、仙人洞、惆怅溪等遗迹。

元代王子一所撰杂剧《刘晨阮肇误入桃源》说刘阮所遇二女是紫霄玉女谪降，与刘阮有宿缘，刘阮最终得以同赴蓬莱。无论刘阮遇仙的结局如何，反映的是乱世中平民百姓对动荡社会的厌倦和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唐代诗人元稹、曹唐等都以刘阮遇仙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流传至今的诗篇。南宋末年，爱国诗人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奔文天祥抗元，兵败后避地浙东，行至新昌写下《九日黎明发新昌望天姥峰》，早晨从县城出发前往天台，望见曦光中的天姥山，联想到天姥山麓的采药径，恍若置身其境，仙人款款相迎，“手持白菊花，泛以青螺杯。倾杯化灵药，蕤芳入客怀。”诗人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，怀古寄兴，以对世外桃源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含蓄地表达其遁迹山林、绝不仕元的决心。清代天台学者齐召南《新昌道中其一》诗云：“窃窕溪山画不如，行游况值雁来初。霜前陇色开茅屋，烟外春声度笋舆。竹笕行泉分雪溜，麦畦梯壁带云锄。刘门道是刘郎宅，风物真疑汉代馀。”诗中形象展现刘阮遇仙地刘门山的秋日胜景，一切还是汉代遗留下的模样，真怀疑时空是否停滞在那一刻？！这就是世人所盼望的仙境桃源啊！

（四）“买山而隐”：映照对个性自由的追慕。

沃洲山，在新昌县城东南，今沃洲镇境内，为道教第十五福地。南朝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：东晋高僧支遁慕沃洲清幽，欲向已在此栖居并建寺行道的高僧竺道潜买山而隐，竺道潜答以“欲来当给，岂闻巢、由买山而隐”。于是支遁在沃洲小岭立寺讲学，养马放鹤，留下支遁岭、放鹤峰等遗迹。

东晋高士幽人的隐逸之路，并不是简单消极避世，也非终南捷径式的假隐居，而是一种提升自我修养的途径。枕石漱流、澡身浴德，乃涤荡心志以求自适的隐居，其中包含着对个性自由人格的追求。空灵飘逸、悠然自在的隐逸风度，也称为魏晋风度，成为后人所追慕的一种精神境界。唐代以来高僧名士仰慕前贤，吟咏纷呈。唐代诗人孟浩然《宿立公房》诗云：“支遁初求道，深公笑买山。何如石岩趣，自入户庭间。苔润春泉满，萝轩夜月闲。能令许玄度，吟卧不知还。”开篇即用“买山而隐”之典故，点明诗人借宿的主人是一位崇尚自然之人，将天然状态的岩石引入庭院内，得趣于自然，实在是妙着。如此清幽闲适之地，钟情山水的晋代高士许询也会流连忘返。明代学者罗伦《答夏宪副止庵见赠二首其二》诗写道：“凿沼且留明月住，买山初为白云谋。”“买山”逐渐成为归隐林泉、寄情山水、崇尚自由的代名词。

（五）“任公钓台”：传递对人生价值的思考。

南岩山，位于新昌县城西，相传大禹治水积砂而成，为海迹神山。《庄子·外物》所记任公子钓鳌处。任公子钓鳌的传说让南岩山披上神秘色彩，历代多有诗篇咏诵，如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《南岩》等。山上古迹众多，有任公子钓台、南岩寺、化云洞、乳香岩等。

唐代诗僧齐顓《宿南岩寺感兴》云：“南岩寺，本沧海，任子钓台今尚在。见说垂钓于此中，犗牛作饵庄书载。沧海竭，

任子殁，波涛打处为岩窟。不知任子何所之，唯见钓台空突兀。”南岩原是东海的海门，任公子钓台至今还在；任公子在此以五十条犗牛为鱼饵垂钓东海的故事，庄子书中有记载。如今沧海桑田，任公子也没了，当年波浪翻滚、惊涛拍岸之处，也变成山间洞窟。不知任公子魂归何处，只见他当年投竿东海的钓台依然高高耸立。悠悠千古事，牵动着诗人情思，遥想当年任公子钓鳌那种惊涛骇浪的气度，无怪乎连傲然卓立的诗仙李白也“愿随任公子，欲钓吞舟鱼”（《赠从弟南平太守之谯二首》）。然而，星移斗转，苍狗白云，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触动诗人在茫茫宇宙中思考人生的价值，看到了个体的渺小，但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却是永续的，从中发掘人生的积极意义，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也得以拓展丰富。

三、新昌古道纪行诗的行旅意象

新昌境内有一条古驿道，从县城旧东门经小石佛、赤土、刘门山、班竹、会墅岭、天姥寺、黑风岭，直达关岭，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率众伐木开径，后人称为谢公道，是古代越台间往来的要道；古驿道沿途多处于天姥山脉，因此也称之天姥古道。另有起自地藏寺，下蹲空山，经清凉寺，过会墅岭，到班竹的古道，为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所亲历，称霞客古道。[2]古道风光秀美，人文底蕴深厚，文人骚客竞相赋诗作吟，形成一种以古道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为吟咏对象，颇具新昌地域色彩的纪行诗——新昌古道纪行诗。

意象乃表意之象，即为艺术典型，用来寄托情思的物象。新昌古道纪行诗所呈现的行旅意象较为丰富而有特色，现简析之。

（一）古道助行类

（1）谢公展：登临天姥山的特殊标识。据《南史·谢灵运传》记载，谢灵运为方便登山特制了一种木屐，屐底装有活动的齿，上山去掉前齿，下山去掉后齿。后人称这种登山木鞋为谢公展。出自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“脚著谢公展，身登青云梯”之句，使“谢公展”更为人知。亦因谢灵运为天姥山开山始祖，提到“谢公展”，就自然联想到登临天姥山。明代诗人陆深《经天姥》诗云：“天姥峰头云日开，欲临东海望蓬莱。不辞谢客登山屐，远愧孙郎作赋才。”在古代新昌纪行诗中“谢公展”一般是登临天姥山的特殊标识，后来也逐渐演变成涉足山川，洒脱不羁的象征。

（2）杖：携手行走古道的伴侣形象。古人于杖，不仅是行走的辅助工具，也是身份的象征，代表文人高士的一种情怀。因一路蜿蜒崎岖，杖自然成了新昌古道行旅中无言的伴侣。古人于杖，不仅是行走的辅助工具，也是身份的象征，代表文人高士的一种情怀。因一路蜿蜒崎岖，杖自然成了新昌古道行旅中无言的伴侣。“锡杖、拄杖、杖屨、筇杖”等，有诉山道难走之行旅苦累，有述遁迹山林之悠闲自适。如“天姥山深摇锡杖，野芳春翠共葳蕤”（北宋林逋《送文光师游天台》），“杖屨登关岭，山行无住时”（南宋王十朋《过新昌》），“今上滕公岭，颠顶不知处。十步三憩息，拄杖屡回顾”（清沈德潜《度滕公岭》），“名山处处尽堪家，筇杖拖泥迹未赊”（清桑调元《题清凉寺》）。

（二）古道景物类

（1）三重岭：天姥山的形象

指代。古驿道上有会墅岭、黑风岭、关岭，合称“三重岭”，常用来代表天姥山重峦叠障，气势磅礴。唐代诗人李敬方《登天姥山》中写道：“天姥三重岭，危途绕峻溪。”清代诗人阮元《石门潭（丙辰）》诗中有“回首三重岭，都藏云气中”之句，据专家考证，诗人自上虞进入嵊新，途经天姥山的“三重岭”，前往雁荡山石门潭后作此诗。[3]

（2）鸟道：天姥山路难行的象征。古道上的会墅岭，扼天姥山北道口，旧有鸟道可攀，今已筑公路盘旋而上。古代诗中常用“鸟道”借代天姥山山中小径盘旋曲折，陡窄难行。如“田凿云根种，人盘鸟道过”（元张翥《关岭》），“忆昔往寻剡中山，南明天姥相萦盘。客路上头穿鸟道，行人脚底踏风湍”（元张翥《范宽山水》）。

（3）天姥雪：天姥山高峻挺拔，山巅寒冷多雾淞积雪，诗人用“天姥雪”借代天姥山的清幽高洁，或借以表达高洁的志趣。如“夜来人报天姥雪，今日趁晴初出县”（北宋吴处厚《游沃洲山真封院》），“卧屏来看否，天姥雪千寻”（北宋林逋《僧院夏日和酬丈仲方》），“自登天姥岭，飞雪满千峰”（南宋释元肇《天姥》），“岩峻曾留六月雪，松高尝挂百年藤”（清王性之《天姥山》）。

（4）清猿：古诗词中的“清猿”意象蕴含复杂，一般为营造悲伤离愁之气氛，但天姥“清猿”意象则与之相异，乃表达寄情林泉，悠闲自适的情状。如“谢公宿处今尚在，渌水荡漾清猿啼”（唐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），“悄然坐我天姥下，耳边已似闻清猿”（唐杜甫《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》）。

（三）古道仙境类

（1）天鸡、海日：天姥山神奇风光的形象代言人。天鸡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鸡，居东南桃都山大桃树上，又传居东海岱輿山扶桑树上，率天下之鸡报晓。古诗文中的“天鸡”一般是呼唤日出、接引光明的形象。因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诗有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”之句，在涉及新昌的诗文中“天鸡”“海日”往往指代天姥山神奇秀丽的风光。如明代诗人徐有声《天姥》诗写道：“夜半扶桑天鸡鸣，早起咸池海日达”，清代天台学者齐召南《新昌道中其二》诗云：“赤城犹在碧峰南，晓雾浑疑梦里探。难得天鸡呼海日，但看风竹写空潭。”

（2）采药郎、洞口、桃花、胡麻：古道中怀古抒情的常用意象。刘门山是刘阮遇仙故事发生地，从新昌古驿道上走过的文人骚客不免触景生情，历代咏吟的诗歌甚多。诗人因心选境，以境传情，形成“采药郎、洞口、桃花、胡麻”等经典意象。如“涧水桃花路易迷，不同人世下成蹊”（南宋王十朋《题刘阮祠用过仙人渡韵》），“记得津迷采药郎，桃花流水偶相望。隐隐胡麻来石髓，双双玉女下天香”（明王士性《桃源行》），“洞口春深护紫霞，刘郎别后还还家”（清梁国治《庚午过刘门山》），“采药人归归满苔，空山晓月自徘徊”（清刘作樾《勘荒过刘门山，距桃源涧仅数里，不暇往观，怅然赋此》）。“采药郎”是入山寻仙而迷踪的形象，“洞口”象征阻隔着溪流而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仙界，“桃花”是世外仙境的标志，“胡麻”也是仙家的指代物。

（作者系新昌市政协退休干部）